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太阳为谁升出来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太阳为谁升出来

何玉茹

太阳为谁升出来

何玉茹^{*}

秋日村里的消息是传播得最快的，人们几乎看得见空气的流动，即便没有一丝风，种种的声浪也足以推动空气长了翅膀一样地飞来飞去。

太阳还没升出来的时候，空气就开始有些异样，接着人们很快得知了良子娘去世的消息。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人们还是感到了压抑，早饭吃得没滋没味儿，放下碗筷就去了街上。以往这时候街上只有些匆匆忙忙上班、下地的人，今天闲在家里的人也出来了，大家议论着良子娘的死，声音就像无数只蜜蜂的聚集，嗡嗡嗡嗡……一整条街都被这声音封锁了。

^{*} 何玉茹 女，1952 年生于石家庄郊区，1975 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出版长篇小说《爱看电影的女孩》、《小镇孤女》，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她们的记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河北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本刊曾选其小说《桃园》等多篇。

这时，两个头戴白布条的小伙子出现了，他们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在稠密的声音里匆匆地穿行着。人们知道，这是派去报丧的人，向良子本族的人家正式报告良子娘去世的消息，知道不知道也要报告的，就像一道必须的程序，有了这报告，也就有了前去办理后事的资格，不然，遇到爱挑理的人是不会去的，他会觉得办事的人家小看了他。两个小伙子都在十七八岁，一个长长的头发，一个光光的脑袋，走路是活泼泼的没有准头的那种，头上虽带了白布条，脸上却抑制不住地流露着兴奋，不是有意的，是青春期固有的模样，想抹也抹不掉的。当然也跟良子娘和他们年龄的差异有关，良子娘已是六十八岁，与他们又不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的悲伤从何而来呢。

紧接着，良子本族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向良子家走去，他们大多上了些年纪，不同于两个小伙子，个个脸上蒙了一层阴郁，见了人也不打招呼，脚下的步子又重又急，就像肩负了天下最要紧的事情。跟两个小伙子相比，他们显然有做给人看的意思，认为人死了，就该是这副模样的，没有其他模样可选择。

在这本族的人中，一个高个头的黑脸汉子尤其引人注目。倒不是他的高和黑，而是他与良子家的关系。按辈分，良子该叫他堂叔的，可谁都知道，这些年来良子一直没叫过他。良子倒没什么，是良子娘不许他叫，良子娘和良子这叔相互仇视了几十年，直到闭眼良子娘也没有和好的意思。这下良子娘死了，本族年纪最大辈分也最大的，就属良子这堂叔了，逢到这种丧事，按常规总管是非他莫属的，可是面对刚刚闭目

的良子娘，他这总管当得成么？人们望着他，发现他的背稍稍地有些驼了，头上有许多一闪一闪的白头发，脚步也踢踢踏踏的，像是忽然间老了许多。有人悄声问，三黑有五十几了？有人答，小六十了吧。便有人说，良子家这事，要有热闹看了，人们见他穿一身退了色的蓝衣裤，膝盖、胳膊肘都打了补丁，裤口有几条布丝飞扬着。一条黄狗从人群里钻出来，尾随在三黑身后，忽然咬了下三黑的裤脚，便得了便宜似的转了回去。三黑却头也不回，依然踢踢踏踏地向前走着。人们捏了把汗似的想，一个对狗咬都不在乎的人，他还能在乎什么呢。

就在三黑往良子家走的时候，良子家也正在为三黑当不当总管的事情进行着一场紧张策划。

最先来良子家的多是良子的好友和左邻右舍，他们虽与良子不是一族，但属真诚相助的一伙。有几个在劝说伤心的良子和良子的家人，有几个则为良子娘穿衣服，净脸面，扯单子，摆供品。这些琐碎的事情他们做得情深意长，一丝不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良子家与三黑家的恩怨他们也是清楚的，因此在这紧要的关头，他们一边劝良子止住哭泣，一边跟他商量三黑来了怎么办的问题。当然大家希望的是三黑当不上这个总管，可是想来想去的，找不出一条说得过去的理由，只要他来了，总管就一定得是他的，除非他自己不肯来。这时早有好事的跑来，说三黑正往这里走呢，说话就要到了。一时间大家就有些紧张，觉得这丧事八成要坏在三黑手里了，三黑肯来，说明他已做好了当总管的准备，指望他尽心尽力为良子家办事是不可能的，但他也决不会甘心

把事情办得平平常常，平平常常不是他的品性，他的品性是无事生非，无风也要兴起三尺浪来。情急之中，便有聪明的人想出了主意，说三黑他再是总管，凡事也要跟良子商量，良子不答应，他就寸步难行，比如花钱，他说花一千，良子只肯出五百，他就没办法。只要良子这儿有个准主意，他就得围着良子转。良子要有个什么准主意呢，第一，进门的头他得磕，不磕良子就别停哭，害得娘一辈子不舒心，磕个头还不应该吗，同时也可先杀杀他的威风。第二，他的主意反着听，他说东，西一定是对的，他说南，北一定是对的，千万别上当。第三，管账目的人不能由他挑，趁他还没开口先荐个可靠的人给他，让他想做手脚也没机会。其他的事，没法说得太细，只有边做边随时对付了，反正要记住一条，对丧事有利的，办，对丧事不利的，总管说了也可以不听，他这个总管是为丧事服务的，不是大家为他服务。这主意一出，大家有了主心骨似的，立刻踏实下来，忍不住就往院门口望了又望的，仿佛在盼着三黑的到来了。

这出主意的人名叫三白，听起来就像三黑的兄弟，其实是个外姓人，跟三黑一点不沾边。因经了良子的推荐他才得以去良子所在的一家村办工厂工作，所以他一直感谢良子。跟三黑他从没有过交往，但三黑的劣迹他是有过耳闻的，特别是过去在生产队的时候，三黑从来都是让生产队长最头疼的社员，没有一任生产队长没吃过他的苦头。那时三白和良子还都在中学读书，待从学校回来，生产队的活计刚开个头儿，土地承包就开始了，他们都没赶上看三黑怎样让生产队长头疼。生产队时期良子娘一直担任妇女队长，是个积极向上、一

心为集体的妇女形象，她自然看不惯三黑与生产队长的作对，往往比生产队长还激烈地反对三黑，三黑就有些恼羞成怒，作对的对象连良子娘也在内了。他从没称过嫂子，总是直呼良子娘的名字丁桂珍，愈是人多的时候就愈是丁桂珍、丁桂珍地叫。更恶劣的，是有一次下大雨他竟跑到良子家的房顶上把已经抹好的漏雨的地方扒开了，要不是良子娘及时发现，说不定就毁在那场大雨里了。为此良子娘气出了一场大病，三黑却说扒开是事实，但扒开是为了帮着抹得更结实，结果还没来得及抹就被良子娘发现了。这话多数人都老大不相信，良子和良子娘孤儿寡母，自然需要三黑这堂弟的帮助，但三黑这样的人，谁也难想象他会冒了大雨去做好事。后来，三黑再没提起过，好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了。这些陈年往事三白都是听说过的，偶尔来良子家里，良子娘直接地提起，印象就更真切了些，因此在三白眼里，三黑简直就是个六亲不认的恶棍，对这样的恶棍，只要有会就让他吃一吃苦头的。虽说这些年他老婆闹病，菜地撂荒了不少，日子过得人人不如，好像已是遭了报应，但报应说报应，苦头说苦头，人为的苦头不让他尝一尝，他还是不会有真正的觉悟。这一回的丧事，也许对他好坏都是次机会了。

三白这样的人，做什么都是要显示他的聪明的，平日忙碌在工厂里，顾不得关心厂子以外的事情，这一回，人多、热闹，又是良子家的大事，他便拉开了架势一般，出口就是“章法”，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在这低沉的气氛里闪烁出力量的光辉。

与良子同族的人陆续地到了一些，但多属于随和的不多

事的，进门递上烧纸，在灵前拜上三拜，便自觉地找点事做，比如打扫院落、借些桌椅板凳等等。这些手边的活儿还不需要总管来吩咐，人们只是按以往的习惯在尽着同族的责任。

这时，便有人报告说，三黑已是到院门口了。

良子正在与同族的一个人在说着什么，好像在转达三白的“三条”，三白打断他说，一会儿再说，先哭，哭恸一点。

接着三白又转告良子的家人们，哭恸一点，不说让停就只管哭。

于是，灵堂内立刻哭声大作，悲恸的气氛从屋里弥漫开来，瞬间就笼罩了一整个院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停了手里的事情，怔怔地站着，被这哭声镇住了似的。

伴随着哭声，三黑已经进来，站定在灵堂前。守候在灵前的一个小伙子上前收了三黑手里的一沓烧纸，熟练地捻成扇形，在烛光上点着了，然后扔在了三黑面前的一个黑色的瓦盆里。

三黑拱手作了个揖，就看着那小伙子，待小伙子喊一声“免礼”，他才算完成了这进门的礼节。

奇怪的是小伙子看也不看他，拿了三根香顾自往香炉里一支一支地插着。原来的三根香其实才只烧了一半，小小的火星升腾着白色的细烟，小伙子却也不理会，只管插。

盆里的纸慢慢地烧成了灰烬，屋里的哭声却愈发地一浪高过一浪，毫无停下来的意思。三黑站在那里，似有些茫然，按常规，哭声一停他就可以进屋与良子家的人见面了，可是哭声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使他眼看着灵堂内恸哭着的良子却无法近前。

这时，又进来几个烧纸的，与三黑并肩站在灵堂前，待那管接纸的小伙子将纸点着，几个人扑通就跪下了，边跪边哭，与屋里的哭汇入了一处。三黑正不知所措，忽然觉得身后也有哭声，猛地回头，就见身后又呼啦啦跪倒了一片，哭得比屋里还要惊天动地。三黑站在其中，身子高出了一截，铺天盖地的悲声就像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他终于有些难以支撑，一双腿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

小伙子的“免礼”到底响起来了，跪在地上的人们才止了哭爬起来，转眼间散开去，也不知去了哪里。三黑则有人引着进了屋里，掀开良子娘身上的蒙单请他看了看，然后才见良子走上前来，用哭哑了的嗓音叫了声“三黑叔”。

三黑看看良子，又看看良子周围的人，明白了什么似的，说，良子，你娘这事，由谁来管？

良子说，除了您，谁还能管，这不一直在等您嘛。

三黑垂下眼帘，叹口气道，你叔老了，不中用了，还是换个人吧。

良子大约没想到三黑会这样说，诧异地望着他。

这时三白从一旁插言道，三黑叔您就甭推辞了，挨个看看这屋里的人，哪个敢越过您去？资格没有，经验更说不上，您要不管这事，不是让良子为难么。

良子大约也没想到三白会这样说，又将诧异的目光转向三白。

三白却不看良子，只盯了三黑，一脸的虔诚，似乎在求着三黑了。

其他人听三白这么说，也便顺了三白劝三黑不要再推辞。

三黑终于答应道，好吧，我就来管，不过，这么大的事，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良子，到时候你可不能怪我。

良子只好说，我知道，怎么能怪您呢。

总管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三黑开始把屋里屋外的人集合在一起，一个一个地点名，一个一个地安排事宜。良子将三白叫在一边，小声说，他不想干咱正求之不得，您怎么还撺掇起来了？三白说，我刚才不说过，他的主意得反着听，真不让他干了，你这丧事就甭想办好了。这样他在台上，什么事都休想瞒过大家的眼睛，倒是好对付的了。良子说，我看他年岁大了，不像前些年有精神了，刚才那事，他什么不明白，搁从前早不干了。三白看看停放在床上的良子娘，说，这话让你娘听见，不骂你才怪，怎么替他说起话来了？他好好管事自然好，万一有闪失，你一点不知情，不是亏死了？吃亏不是小事，你娘尸骨未寒，你忍心她就这么不放心地走么？说得良子终于没话说了，点头道，好吧，听你的就是了。

这时三黑已把名点完，他安排的第一个差事就是掌管账目。但还未及开口，三白忽然走到近前问道，三黑叔，这管账目的人您打算找谁？

三黑看看三白，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三白摇头道，太老了，得要脑瓜好使又老实可靠的，良子家人缘好，上份子的乡亲一定少不了，这乱哄哄的场面，万一给人家漏掉几份，良子倒好说，乡亲可不会算，到时候还不骂您这大管事的？

三白脸上带了笑，毕恭毕敬的样子，一双小眼睛却闪着狡黠的光。

三黑不笑也不恼，黑黑的脸有些木的样子，说，那你说呢？

三白倒也不客气，当即说了个名字出来，那人年轻，与良子同族，还是三白厂里的会计。

三白说完，便看着三黑，等待三黑的反驳似的。

三黑却仍是那样的表情，脸上的肌肉都像僵住了，一双眼睛似受了肌肉的局限，长时间地木着，半天也不见眨一眨。

仿佛是表情影响了三黑，三黑的嘴角开一条缝，毫不反抗地说道，好吧。

三黑竟是这样轻易地就同意了，三白一面高兴，一面又有些失望，比起刚才的下跪，显得简单了许多，不要说冲突，就是对立也谈不上，简直是温顺善良，与良子家团结一致呢。

三白不甘心地说道，您要是不满意，就再找一个。

三黑说，不必了，我满意。

然后三黑就开始分派其他的差事，打墓的，买花圈的，做孝衣的，联系火葬和车辆的，垒炉灶做菜、做饭的等等。三白一直站在旁边，专等那可以反驳的意见，说出来看三黑如何反应。可是三白的每一次反驳，三黑眉头都不皱一皱就同意了，看上去三白倒像是三黑的策划者了。

总也不见什么波澜，三白便有些沮丧，就像一心要抓小偷的警察，小偷却总也不肯犯案一样。待说到做孝衣的事情时，三白再也忍不住，明知三黑是有道理的，却硬是提了相反的意见，心想，看你三黑还装不装相。

三黑是要本了节俭的精神，提出只给良子一家人做孝衣，其他本家、亲戚绑个白布条戴个黑纱就可以了。三黑说，讲

究新事新办的人家，连孝衣也不穿了，良子是个孝子，不让他穿他一定不干，但要是都穿，也太浪费了，咱就来个新旧结合吧。

这时候三白就接过去说道，不行，节俭也不能在这上节俭，一尺白布才多少钱，每人拉上一身，总共也超不过两百块钱去。再说新办旧办也不在穿不穿孝衣上，您说穿孝衣是旧办，我说穿孝衣还是新办呢，婶子操劳了一辈子，一辈子受人敬重，多一个人穿孝衣，就多一个记着婶子，莫说孝衣穿完了就完了，留在个人手里多少是个念想呢，就是将来做成个小被子，盖在身上也会想起婶子的为人不是？

三白一再地提到“婶子”，显然有了挑衅的意味，但三黑仍是那么个表情，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说，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那就问问良子吧。

有人就把良子叫到了跟前。良子说，别人家咋办就咋办吧，咋办我都没意见，对老人好不好反正也不在穿不穿孝衣上。

听良子的意思，倒像是倾向三黑的意见了。三白便有些不高兴，好，婶子真是白疼你了，这时候了还抠门儿算小账。

良子说，村里一再提倡新事新办，我不想搞得太惹眼。再说，我娘也是一辈子不守旧的人。

三白说，这么说，你是同意按三黑叔说的办了？

良子看看三白，没有吱声。

三白说，家里其他人呢，其他人什么意见？

其他人便是良子的媳妇了，良子的儿子才十二三岁，孝衣怕是见也没见过呢，能有什么意见。

良子说，那我把淑琴叫来？

三白点了点头，三黑没吱声。

良子去叫媳妇的当儿，三黑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三白，今儿你是帮忙来的还是找茬儿来的？

这声音让三白猛地吃了一惊，他看看三黑，发现他木着的脸似变得生动起来，眼睛明亮得几乎不敢与他相对。三白终于低下眼帘，看了三黑制服上衣的第二个扣子说，我找茬儿，是为了让你不找茬儿。

三黑没有说话，只冷冷地笑了笑。

三白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全明白，良子是老实厚道，换了我，门都不会让你进的。

三白说得狠狠的，试图使三黑把自己的不敢面对看成是不屑面对。

三黑仍不说话，冷冷的笑依然僵在脸上。

三白抬眼看看三黑，又说，你这总管是我撵掇成的，我也有本事让你当不成，就看你对良子是真心实意还是心怀鬼胎了。

这时良子把媳妇淑琴叫来了，三白对三黑说，您是总管，您说吧。

三黑看也没看淑琴一眼，说，我说什么，我已经对良子说过了。

三白说，把人家叫来，您不能一句话不说吧？

三黑说，这种事，我从来不找做媳妇的商量。

三白说，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搞重男轻女那套。

三黑只是不肯说，也不看淑琴，反一转身跟另外的人说

别的事去了。

淑琴是个要面子又敢说话的女人，三黑这么对她，她就有些吃不消，先是涨红了脸，接着胸脯一鼓一鼓的，气出得急促起来。她几步上前跟三黑站了个对面，说，良子说了，是你叫我来的，叫来了你又不理不睬的，算什么总管？

三黑却仍不看她，隔了她对后面的那人说道，就按我说的办吧，花圈买一个，不要太贵的，适中就可以了。

那人答应着正要走，淑琴回头一把拽了他道，先别走！又对了三黑说道，李三黑，你以为你是谁，大总管是不是？李家的大辈儿是不是？那是良子老实厚道，是三白这样的乡亲公正、讲理，要不是他们抬举你，你也配！我是做媳妇的不差，但这是我婆婆的丧事，在我婆婆面前，我得排第一个，你能排到第几？要是上天有灵，我都敢跪在地上问问，你这样的人该不该当这个总管？

淑琴的嗓门又高又亮，这么一嚷，屋里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人们都注意地往这里看着。

这时从外面进来个烧纸的人，有人接了那纸，点着了，火苗一下子冲起老高，就像给淑琴助威似的。

淑琴见了，不由地鼻子一酸，也是纸一烧哭声就该起的，便放声大哭起来，引得良子、孩子以及所有陪在灵前的人又哭了一阵。许多人劝着他们，三白也在其中，一会儿劝一劝良子，一会儿又劝一劝淑琴的。三黑则站在一旁，脸色阴沉地看着。那要去买花圈的人问他现在要不要去，他也不理他。三黑这样子让许多人捏了一把汗，人们想，三黑怕是杀人的心都有了。

哭罢了，淑琴还不算完，脸上泪光闪闪的也不去擦，抬头就对了三黑说道，孝衣的事，不能搞什么节俭，所有亲戚、本家都得穿，我们家不怕破费这点钱；花圈也不能买一个，哪个亲戚朋友愿意买，只管让人家买，不能限制。我和良子买的花圈，要价钱最贵的，便宜了我们不要。别说是纸做的，就是金子做的也得买！

淑琴一句接一句的，人们担心的同时，又有些振奋，平时看这淑琴倒也安分，真到了事上，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把三黑噎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人们猜想，三黑不是要辞去总管，拂袖而去，就是要针锋相对，与淑琴大闹一场。反正这丧事是不会好的了。

果然，就见三黑低沉着声音叫了声“良子”，三黑说，良子，你们家是你说话算数还是你媳妇说话算数？

良子还没说话，三白抢先答道，谁说得对谁就算数，男女都一样，你不用专欺良子。

三黑仍执拗地看了良子说，良子，你说句话，要是你说话算数，我还把这个总管当下去；要是你媳妇说话算数，我起身就走。我这个人，最见不得的就是女人搀和事了。

淑琴说，大家听听，倒成了我搀和事了，到底是我们家的事还是他三黑家的事呀？

三黑不理淑琴，说，良子，就等你一句话了，你说吧。一时间，屋里屋外安静得要命，都等着良子一句话似的。良子却久久地沉默着。

淑琴说，你怕什么，说句话他能杀了你？

良子看看淑琴，忽然一转身，撇下大家进里间去了。

三黑的脸显得更阴沉了，堵了里屋门口说，良子，我真可怜你，你娘在世的时候听你娘的，你娘不在世了又听你媳妇的，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一回主呢？良子，知道为什么跟你娘磕磕绊绊几十年么？就因为她从来不把咱李家的男人放在眼里，从来是要她一个人说了算，往小里说，她对你说了算，往大里说，她对你爹甚至对我也要说了算，我不理她，她还找上门来挑三挑四的。你爹是怎么死的，还不是你爹偷了生产队的一口袋土豆，你娘硬逼着你爹向生产队长认错，生产队长又逼着你爹向全队的人认错，你爹是活活臊死了啊！对我呢，你娘更是不放过了，说句话都要警惕，只要是她不愿听的，她就说你是破坏集体。我承认我对生产队没起过什么好作用，但那不能怪我，谁让生产队又苦又累还没粮吃没钱花呢。有人会说了，没粮吃没钱花大家都一样，又没亏待了你一个。我可不这么想，我就是觉得吃亏，凭什么一身汗一身汗地流连点零花钱也挣不上？凭什么别人能当生产队长我就只能听别人的？还要听什么妇女队长的，我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难道还不如一个女人么？良子，你娘这人就是太好强太要面子了，别人的面子她可一点也不要，今儿当了众乡亲的面，说句憋在心里多年的话吧，你三黑叔这么多年混不出个人样儿来，就是生让生产队给毁了，就是生让生产队你娘这样的人给毁了！

三黑显然说得很激动，一激动声音就有高有低的，就像个善于煽情的演员似的。虽说老了，脸上有了皱褶，头上有了白发，但人们觉得，从前的三黑又回来了，那个喜欢跟人别扭的三黑，那个似装了一肚子阴损的三黑，那个能讲道理

更能胡搅蛮缠的三黑，又回来了。

三黑的这一番话，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人们看他开始的表现，还以为他或者是老谋深算，或者是老而无奈，反正不会像三白这样的年轻人轻易地显露什么了，想不到半路杀出个淑琴来，倒让他还了本来的面目，原来从前的事还这么清晰地装在他脑子里啊。

这时的三白，也吃惊地看着三黑，他开始明白，三黑和良子娘的恩怨的症结在哪里了。但他想，扒人家房顶总是件缺德透了的事。他便低声问良子，你爹的死到底咋回事？不能由了他信口胡说呀。良子说，听娘说，是他撵掇我爹一块儿偷的，看地的人只抓住了我爹，他却溜掉了。三白说，你怎么不说，快说呀。良子说，都多少年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三白说，你可真糊涂，那事他是一箭双雕，连你爹也灭了，你爹是偷，你娘是六亲不认，当了这么多人，你爹你娘一灭，你这当儿子的还算个什么。再说也没他这么说话的，自个儿混不出个人样儿来，倒怪在别人头上，如今生产队没了，他可混呀，咋还是没个人样儿啊。良子说，是啊，有会说的，有会听的，让他说吧。三白说，不能光让他说，你不肯说，我可替你说了。

三白和良子的话淑琴也听在了耳朵里，淑琴就说，三白你只管说，良子他也算个男人？人家都骑到脖子上拉屎了他还吭也不敢吭呢。

良子说，你就少说几句吧，要不是你，兴许还好好的没事呢。

淑琴说，你还有脸教训我，娘躺在那儿，魂还没上天走

呢，你就任他说娘的坏话，你也算你娘的儿子。

三白说，算了算了，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一吵，不正对了人家的心思。良子，淑琴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婶子还躺在那儿，咱不能让婶子活着不舒心，死了也不得安生。这事你甭管了，看我的，他三黑有多大的能耐，也不能在我三白眼皮子底下使出来。

这时三白就像是重抖精神的斗士，目光里的怯意也没了，眼睛直视了三黑说道，三黑叔，据我所知，当年偷土豆的，也有你一份，且还是你的主谋，是不是？

三黑怔了一下，然后冷笑道，你可以打听打听，在社员会上做检查的，有没有我三黑。

三白说，没有你说明良子他爹仁义，没把你供出来，你不感谢人家，还怪罪到良子他娘头上，要我说，良子他爹果真是为偷土豆的事死的，根子就在你的身上。

三黑便有些变色，说，你少胡说八道，要真是我干的，良子他娘早不放过我了。

三白说，良子他爹不说，他娘怎么会知道。

三黑说，那你怎么知道的？

三白说，跟你说实话吧，良子他爹临死才前说出来，他不是臊死的，是冤死的。良子他娘为什么到死还是恨你，不光扒房顶那种事，还有这事，这事才是根本呢。

三黑说，良子家的事，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倒像是你在当家了。

三白说，我跟良子亲如兄弟，什么都知道也在情理之中；而你这做叔叔的，想方设法跟嫂子、侄子过不去，倒是不近

情理的了。

三黑说，谁知道你是亲如兄弟还是亲如别的什么，要我看，有时候亲近还不如仇视，要是你利用亲近欺侮我这侄子，即便我跟侄子仇视到一句话不说，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说着，三黑竟是毫无顾忌地看了看淑琴。

这一眼，看得淑琴和三白就都有些心虚，淑琴张口便骂，你个老流氓，欺我婆婆还不算，还要欺到我头上来啊！

三白也不由红了脸骂，你真不要脸，老不要脸。本想跟你斗个高低，既是这样，你也配！

两人一骂，就有不少的人来劝他们，说，看在他年岁大的面上，就少说几句吧。再说丧事总得办下去，这么吵来吵去的，该办的事办不了，三白你不成了帮倒忙了？淑琴你不成了跟自个儿家过不去了？

也有人反过来劝三黑的，说，看他们岁数还小，你就让一让吧，什么事都是小事，丧事才是眼下最大的事，丧事一过，别的什么事也就没了。

还有人等不及了似的手拿了毛笔、纸张来请示三黑，上份子的人要不要毛笔写上去贴在大门口？三黑遂就点了点头。这一点头，另几个等了办事的人也争着问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的，那被选派买孝衣的人趁机会又问，怎么个买法？买花圈的也问，买一个还是买几个？三黑停顿了一下，说，问良子吧，良子说咋买就咋买吧。那人去问良子，三黑便一一答复另外的人。而三白和淑琴，在一边倒被搁起来了。

三白看着忙碌的三黑，一时间竟有些糊涂，自个儿一直占着主动来着，怎么忽然间三黑倒占了上风了？

淑琴则索性回到婆婆身边再次恸哭起来，反正哭就是她的差事，别人听来也属正常。

三白在哭声中听到良子关于孝衣和花圈的说法，都是按自己和淑琴的意见办的，心里却也毫无胜利之感。待那问的人走了，他靠近良子说，我是不是该走了？

良子像是吃了一惊，说，走什么，干吗要走？

三白说，我不是三黑的对手，我们都不是。

良子说，让你给我帮忙，又不是让你找对手来的。

三白说，你总是不明白，不是我要找对手，是对手就存在着，我敌不过他这个忙就帮不上，懂吗？

良子不以为然道，愈是想着敌过谁或许就愈敌不过。

三白说，想着还敌不过，不想着就更得让人家当蚂蚁踩了。

良子说，别说这些了，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那事是我爹临死前才说出来的？

三白说，我哪知道，猜的呗，你想啊，没让三黑做检查还不是你爹一直替他隐瞒着，替他隐瞒是怕你娘把事情闹大；最后终于说出来是因为心里冤屈，这种事，临死的时候不说什么时候说呢？

良子说，你还说不是三黑的对手。

三白说，他要不是耍流氓那套，我才不怕他。

良子说，你怕什么？明知他耍流氓，就更不该怕了。

三白说，不是怕，是他妈的恶心，这种脏水泼到身上，洗也难洗干净。好歹你了解我，你要是个心眼儿小的，我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是吧良子？

良子却低了眼看着地上，没说什么。

三白说，良子，莫非你还真是个心眼儿小的？

就在这时，院儿里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与屋里淑琴的哭声遥相呼应似的，边哭边还念着三黑的名字。

良子和三白便停了说话，一齐伸了头向院儿里望。

就见一个散乱了头发的中年女人，怀里抱了一摞盘子，进院儿就往灵堂前跑，边跑边喊，嫂子，等等我，小芝跟你去了啊！

盘子哗啦啦摔在了地上，女人也跪了下去，头正磕在摔碎的盘子上。

三白问良子，这女人是谁？

良子说，小芝。

三白说，小芝是谁？

良子说，三黑的妹子。

三白说，就是出租盘子那家？

良子点了点头，忽然吃惊道，快拉她起来吧，好像磕出血来了。

三白答应着，有些兴奋地跑了出去。他想，听说三黑和这妹子也是多少年的对头，这下有三黑的好戏看了。

大家都被小芝的举动惊呆了，就听小芝哭喊的是，嫂子你咋不说一声啊，你这一走，他欺侮的第一个就是俺小芝啊……他派人去拉盘子，不准人家告诉我你死的事啊……他这是做贼心虚，害怕我见你最后一面啊……可是他黑手遮不住天，老天有眼，还是让我赶来了啊……

小芝虽是边哭边说，大家却听得一清二楚的：三黑派人

去租小芝的盘子，却向小芝封锁良子娘死的消息。大家却不能明白，一个小芝，跟她封锁不封锁的有什么要紧呢？

大家就都去看三黑。

三黑正坐在靠窗的桌子旁边，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指夹了根点着的烟，那烟微微地抖着，使人觉得要不是桌子的支撑，他连根烟都要拿不起来了。

这时候，三白已跑去拉小芝了，怎样拉小芝也不肯起来，她额头的血已将眼前的盘子染红了一片。

三白到底是有办法的，他贴在小芝耳边小声说道，小芝姑姑，三黑正看着您笑呢，您不赶紧把伤口包起来，弄成破伤风，真跟您嫂子一样躺在这里，三黑他就光剩了笑了。

小芝果然立刻止了哭，抹了把额上的血说，快，快拿块布来，他不要高兴得太早！三白也就随了朝屋里喊，快，快拿块白布来，给小芝姑姑包上！

马上有人拿了白布来，替小芝包了额头，将她搀进了屋里。

屋里坐在窗前的三黑被小芝一眼就发现了，小芝手指了他骂道，李三黑，你算什么东西，也配人模狗样地坐在这里，嫂子她是说不了话了，要是还活着，八十个李三黑也早给她打出去了！你盼我早死是不是，我还偏不死了，当你眼里的沙子，硌着你，耗着你，让你一辈子也笑不起来！

骂着小芝就要冲上前去，几个人立即拦了她，将她连拉带劝的，进了女客们在的里间。

小芝是本村的娘家，又是本村的婆家，按说是没有生人的，但在座的女人，竟没有几个可以搭上话的，有的是从没

来往过，有的是有过来往后来因为什么事又生分了的。好在有个直叫“小芝姑姑”的三白在跟前，她就拖住了三白不放，从这天的租盘子开始，一个细节不落地讲起来。说是讲给三白听，屋里的人也都听得到，小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从不甘心被冷落在一个角落里无人问津。三白则做着老老实实的听众，不住地点头，还不住地诱导小芝的讲述，使小芝的讲述愈发地投入。三白本是已有些呆不下去了，忽然地来了个小芝，使三黑也几乎跌到了与他相同的尴尬境地，三白想，真是傻了，丧事刚刚开始，谁胜谁负，不知还要多少个回合才见分晓，早早地走了，不是平白地让三黑占了便宜么？他真是感激着这个“小芝姑姑”，她是多么地爱憎分明，又是多么地及时、管用啊。

小芝说：

从昨晚我这右眼皮就跳上了，还直做噩梦，梦见我一嘴的牙都掉光了，疼得我直在地上滚来滚去的。一觉醒来，我就想坏了，都说做梦掉牙主凶，要是不疼，出事的人还算跟自个儿无关，要是疼啊，一准儿就是自个儿的亲人出事了。第一个我就想到了我这嫂子，她虽说不是亲嫂子，在我心里却比亲嫂子还亲。我知道她这回病得不轻，前几天看她的时候她冲我一个劲地傻笑，平时她是个多么严肃多么叫人敬重的人，这一傻笑，我就知道她日子不长了。我躺在床上念叨，嫂子啊，千万不能是你，你走了我一个人可怎么活下去呀。逢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拿出最不是办法的办法，从起床开始，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样一样的，准确无误地按最平安无事的一天那样去做，巴望着能逢凶化吉，让嫂子这一天平

安无事。可谁知一下床就出了差错，本应先去厕所回来再叠被子的，鬼使神差的，竟先叠了被子才想起去厕所来。我看着叠好的被子就哭了，心想，完了，嫂子一定是没救了。

早饭我都没吃，就一直在院儿里转来转去的等着这边的消息。我还不跑过来打听，是既盼着消息，又怕听到消息。这么着转来转去的，手里拿的一双筷子都被我折成一截一截的了。也不知拿筷子干什么来着，也没记得用过什么力气，手里却攥了满把的筷子头儿。

果然，到了半前晌的时候，就有两个半大小子拉盘子来了。我问，谁家用的？红事还是白事？他们只说白事，谁家问死也不肯说。我说你们不说盘子就甭想拉走。我挡在厨房门口，盘子就在厨房的大筐里，他们眼看着盘子是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们到底说了实话，说来的时候总管说了，只说租盘子，别的话不能提。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不知道，总管怎么交待他们就怎么办呗。我问总管是谁，他们说是李三黑。我说那就是良子娘没了？他们说是，天没亮的时候咽的气。一听这话，我一下子坐在了厨房门槛上。我是让俩半大小子拉来的，车底是盘子，盘子上坐着我，我两条腿直打软，要不是他俩，怕是都走不到这里来了。

三白你听听，这就是三黑他办的缺德事，他一个大总管，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男人，竟然还能想到我这么一个出嫁多年的李家闺女，他是真周到，真下作啊！

三白问，他是为什么呢？

小芝说，兴许是害怕吧，这个村子里，我猜他害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桂珍嫂子。

屋里的女人们一直没人搭话，但都注意地听着。外间的男人也有的在挤进来，听着小芝说。

三白说，不会吧，谁不知道他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小芝说，你不信，我就讲给你听听。

小芝说：

提起来话长，那还是生产队时候的事了。不知你们还记得不，我和桂珍嫂子都当过几年妇女队长的，嫂子先当，后来她年岁大了我又接着当。惭愧地说，嫂子当队长的时候我对她一点不好，派活儿的时候挑三挑四，还跟了三黑说她的怪话。不过我跟三黑不一样，三黑喜欢在背后拆台，我是有话讲在当面，挑活儿是挑活儿，真的干起来比谁也不落后。后来嫂子宣布不干妇女队长的时候，没想到她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我真是又高兴又后悔，当下就向嫂子表示，要是不当好这个妇女队长，就一辈子不嫁人。嫂子就喜欢我这股劲头，说，要是不让你当妇女队长，才算屈了你这块材料。其实嫂子早知道我想当，对她不好多半是出于我对她的忌妒和不服。这时候三黑就对我当妇女队长极力反对，他说要当就当生产队长，跟丁桂珍似的当生产队长的跟屁虫。对三黑我是太了解了，他是又想当生产队长又总在说生产队的坏话，从打我记事起他就跟生产队别上劲了。忘了那是哪一年了，反正是嫂子当妇女队长的时候，人们好像每天每地都在跟生产队长吵架，今儿你为派活儿不公，明儿他又为记的工分太少，一吵就吵个天翻地覆，有时候还跟队长动起手来，这种时候所有的人都看热闹，惟有嫂子站在队长一边，指责那个吵架的人。嫂子总是这样，把自个儿看成是生产队长一边的

人，永远向着生产队长说话，就像家庭里当娘的永远向着当爹的说话一样。嫂子常说，一个队就是一个家庭，过日子全仗着队长了，把队长挤对垮了，队里还不散了摊子？这话要是让三黑听见，三黑就会说，散了才好他自个儿家的日子都过不好，还能过好一个队的日子？在三黑眼里，哪一任的生产队长都是不好的，而在嫂子眼里，哪一任的生产队长都是好的，哪怕上去的是个半大小子，她也会全力支持他的。那一年，吵架就像传染病一样，一个传一个的，连最老实最腼腆的人也跟队长红起脸来了，派活儿的村口，干活儿的地头，队长的家里，到处燃烧着舌战的硝烟。就是在这一年，我看出三黑对嫂子的害怕了。三黑给人的印象，是十二分的大男子主义，看不起男人，更看不起女人，家里洗衣服、做饭的活儿他从不沾边，力气活儿别人想干他也不让。地里呢，他从不屑跟女人在一起干活儿，只要有女人，他或者要队长把女人调开，或者要队长分派别的活儿给他，队长不肯他就自个儿找活干。时间长了，队长拿他没办法，也就随他去了。那时候，他是队里惟一可以自个儿找活干的人。嫂子呢，最容不得的就是不听队长的话的人了，她对队长说，都像三黑一样，你这活儿就没法派了。她又对三黑说，都像你一样，队长的活儿就没法派了。结果队长和三黑对她都很恼火，队长说，怎么可能都像三黑一样。三黑则说，都像我一样就好了，各干各的，省得扎堆儿磨洋工了。那时候扎堆儿磨洋工的每天都有，只要队长和妇女队长不在跟前，人们就像过节一样地快活，当然，分派的活儿也就别想完成了。活儿完不成，队长就要批评，一批评，人们不想听就得吵架，一吵架，嫂子

就要站出来替队长说话。就在嫂子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三黑的目光从不敢跟嫂子对视，嫂子的目光对住他时他也要躲闪开来，在别人看来，他是“好男不跟女斗”，因为他与别的女人也很少对视；在我看来，他就是害怕。这区别我自信是分得清的。那一年，架吵了一场又一场的，每一场嫂子都会从最初的配角变成主角，队长反而退到次要的地位，三黑则从旁冷冷地观望着。观望是观望，他从没有跟嫂子的目光对视过。有一回我问他，队里有没有你怕的人？他说，没有。我说，你有，桂珍嫂子。他立刻火了，一张脸紫黑紫黑的，说，你少提她。我说，提都不让提，还是怕吧？他说，不是怕，是讨厌，她是个最叫人讨厌的人了。我知道，三黑说的“讨厌”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好像含有仇视的意思。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她太把生产队当回事了，一当回事她永远就是对的，别人永远就是错的，我就他妈的不明白，她咋就永远是对的呢？我说，也没人不让你去对呀。他说，好男不跟女斗，让她一个人对去吧，早晚大家会明白，日头不是为她一个人升出来的。我听了就明白，三黑的根子其实还是在不甘心上，眼看着受别人的支配、指责又不能不受，他心里不舒服。不过那时我也觉得嫂子是太过分了，整天把“集体”挂在嘴边，自个儿家里的事都不管不顾了，就像她嫁给了集体一样，年底分红的时候，她甚至不许分不上红的人家表示不满，她说，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人民公社最公正合理了。后来我当了妇女队长，想扳过来一点，多干活儿，少说话，可是真干起来就由不得自个儿了，见着对生产队不利的事是非说不可，人家要不听恨不得抽人家俩嘴巴子，比嫂

子那时候性子还急。我就明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话真是千真万确，后来邓小平英明也就英明在这儿，他让自个儿种自个儿的地，人人都当家做主，把个当家做主的生产队长硬是给废了。当过生产队长的人辛苦也辛苦过了，威风也威风过了，即便废，队长这把瘾也是过了，可怜的是三黑这样的，一直想当又一直没当上的人，这一回到死也甭想当了。按理说，三黑这种不爱集体的人，如今该混出个人样来了，可是看看他那样子，倒还不如从前活得精神了。三白你说，他是不是还不如从前活得精神？

三白点点头，往外间看了看，见三黑正对一个年轻人吩咐着什么，很煞有介事的样子，便知三黑多少也将小芝的话听过了些，却又装着在忙碌。三白就问小芝，他对您怎么个怕法呢？

小芝说，对嫂子什么样，对我也什么样。

三白说，也不敢跟您对视？

小芝看看外间，说，要敢他早跑来不准我说了。不过我一直觉得，他是把我当成桂珍嫂子一样来怕的，从前没当妇女队长的时候一点不怕，当了妇女队长，他有时会像看生人似的看着我说，女人一出点头咋就都成了丁桂珍了？待我去看他，他马上又躲开了。我说，你躲什么，还真把我当成桂珍嫂子了？他就说，躲？我躲你们？笑话，我是讨厌。

小芝讲着的时候，外面不断地有人来烧纸，良子和淑琴就随烧纸的哭了一阵又哭一阵的。哭的时候，小芝就停了讲，跟着抹眼泪，哭声停了，她还接着讲。

三白发现，屋里的女人已走了大半，显然小芝的讲并不

吸引她们，其实，若不是因为三黑，他又何尝喜欢听小芝这一套陈谷子烂芝麻呢。

有一刻三白就忍不住打断小芝问道，扒房顶的事您知道不知道，他到底是好心还是恶意？

小芝说，那不明摆着，他就是有好心，也不会往桂珍嫂子身上使啊。

小白说，那就太缺德了。

小芝说，哼，缺德事他干得多了，有一年选上个爱睡觉的队长，一下地三黑就撺掇人给队长扇扇子，让队长凉凉快快一觉睡到正当午，误了活儿还没得说。他还从仓库里偷过一口袋麦子，自个儿不要，偷偷扛到队长家里，等大队派人下来查时，他就说，队里的口袋跟户里的口袋不一样，一查口袋不就清楚了。后来真在队长家查了出来。队长是有口难辩，当年就被选下去了。那队长也太不得人心，领大家干活儿就像日本鬼子对中国劳工，骂骂咧咧不算，有时还伸手打人，所以明知是有人故意栽赃，也没人同情他。这事当时只有我一人知道，我亲眼看到三黑深更半夜从家里溜出来，往仓库那边走去了。我一直跟他到队长家，然后先返回来插上了院门。三黑敲门敲不开，是跳墙头回的家。不信你现在就问问他，看有没有过这事？那年正是我当妇女队长，我在家跟他又哭又闹，说队长再不好也不能诬陷人家。人家要知道了，我这个妇女队长还咋干啊？他说，不能干就不干，跟这么个队长干，我都替你丢人。我说，你还知道丢人啊，知道丢人就不去偷了。他说，这不一样，我是为了要他知道我的厉害，谁叫他骂我了，这事早晚要告诉他，骂我一句，会有

比骂更难的事等着他。后来三黑真就跟队长说了，队长也是欺软怕硬，一句话没说。硬是忍了。这些事倒也罢了，更可恶的是他对我也不放过，有一阵子，下地用的锄头、铁锹、镢头什么的，用什么什么是坏的，不是卷了刃，就是折了把儿，我只好去别人家借。借的东西哪有自个儿的好使，到了地里，费劲不说。还总在人家后头。我问三黑是谁干的，他说不知道。我说除了你还能有谁，他说你说是就是吧，我也是为了你好，得罪你一个，省得你去得罪一大群了，你总是逞能，把人家落得远远的，以为人家佩服你啊，人家都骂你呢。我说，也就是你这样的人骂吧，想不到搞破坏你搞到家里来了，今儿破坏家什，明儿说不定还要破坏人呢。我把这事跟我姐说了，我娘大骂了他一顿，我还不解恨，又告诉了队长，并要队长让他在社员会上做检查。队长说，事不算大，他又是你哥，就算了。我说不行，事不大影响不小，他当哥的对我还这样，让别人怎么对我？队长拗不过我，社员会还是开了，可是三黑没有到场，差人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从那以后，三黑再也没理过我，吃饭也不跟我一桌了。我呢，也一样不理他，我就想，这样的哥，还不如个外人，没有也罢。说是不理，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块地里干活儿，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一有磕碰，三黑就会说，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的，离不开我就去死。可见他对我对生产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其实总有一天离开的倒是我，土地承包的第二年，我结婚到了另一个生产队，送我的是桂珍嫂子和良子，三黑那天面都没露。

三白，我讲的这些事，只是举个把例子，这类的事多得

数不清，要你说，三黑是个什么东西，给桂珍嫂子当这个总管他够不够格？

三白说，谁让你们李家没人呢，除了他，也就属您大了，他们总不会让您当总管吧？

小芝说，还别说，我要当，一准儿比他当得好，第一我对桂珍嫂子有感情，第二我好歹干了多年的妇女队长，他有什么，除了个辈分，就剩了一肚子坏主意了。唉，还是生产队那时候，穷便穷，心里有样东西可信，干什么也有精神，还有机会让别人听自个儿的。如今可好，吃得好了，穿得好了，心里倒没着没落的了，整天有劲没处使一样。

三白向外看看，见三黑早已不在外屋了，心想定是小芝的话让他听不下去了，躲到别处去了。三白又看看小芝，不知为什么也不想再听下去了，就说，小芝姑姑，要想让别人听您的还不好办，上厂里当个厂长，比当年妇女队长可威风多了。

小芝说，三白你也来取笑我，要能当厂长，我还至于租盘子么，三黑他也不能这么对我呀。

说着小芝又抹起眼泪来。

这时，白布买回来了，被放在了这屋里，几个女人开始动手裁剪孝衣。三白趁机让小芝指导做孝衣的事，自己抽身走了出来。

外间的良子也不知哪里去了，只有淑琴带了儿子跪在灵前。

三白看看淑琴，见淑琴也正在看他，想说什么的样子。

三白走近些，淑琴果然说道，你好大的出息，小芝那样

的人都看得上。

声音虽低，却是充满恨怨。三白看看左右，说，胡说什么，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家。

淑琴说，谁知你是为我们家还是为了你自个儿。

三白说，天地良心，为我自个儿我能得到什么？

这时，良子的身影在门外晃了一下，两人立刻停了话，分开了些。三白就势喊了声，良子，你进来一下。

良子走了进来，脸色仍如平时一样安详，三白心里踏实了许多，说，良子，刚才我跟淑琴也说了，你们都没听小芝姑姑讲，三黑真是个下作的小人，不可不防。

良子不以为然道，都听我娘讲了一辈子了，还用听她讲。

良子这一说，弄得三白倒没话了。

淑琴就接上去说，讲一辈子也是白讲，在三黑面前你连个响屁也不敢放。

良子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请了人家当总管，就得听人家的，让人家当了又不听，咱自己不成了下作小人了？

这话说得两个人都有些发怔，不明白良子哪里出了问题，咋就忽然间站到三黑一边去了？

三白说，良子，你去哪儿了？是不是听三黑说什么了？

良子说，听他说什么，今天这事，还用听他说什么吗？

三白看着良子，白皙的脸开始涨红起来，渐渐地红到了脖根，想说什么，终于没说，待脸上的红变浅了些，才开口说道，听着倒像是在骂我了，良子，三黑骂我我不让，你骂我我毫无怨言，谁让咱俩好来着。今儿当了淑琴的面，我把话搁在这儿，你再怎么骂我，今儿这个忙我也要帮到底，我

要有半点私心，当了婶子在这儿，让我遭电打雷劈！

三白说完，一双眼睛竟是红了。

淑琴忍不住说，我看良子你是不知好歹，三白为咱费心费力的，你还说这些不凉不酸的话，要搁我早抬屁股走了。三白甭理他，不为他也为了我婆婆你婶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再别说电打雷劈的话了，三黑那样的人还活得好好的，哪就轮到咱好人遭报应了？

三白的红眼圈良子自是看见了，他再没看三白，也不去看淑琴，低了头，绕母亲的床转到另一侧，双膝跪了下来，腿下铺的柴草刷刷一阵响，好像默认了淑琴的话，又像对淑琴的话反感似的。

后来，三白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地在屋里屋外忙碌着，哪里有了问题，他就帮着去解决；哪里需要总管点头的一时找不到三黑，他便负责做了主张；遇到哪里缺人手，他就自告奋勇顶上去。请来做菜的老张头垒炉灶却是外行，三白见了，挽挽袖子就干起来。去厂里之前他在建筑队干过，一手拿砖一手拿瓦刀的，玩耍一般就垒完了，身上还不见一星泥土。周围的人看了，纷纷称赞他多才多艺，脑瓜好使，手还这么灵巧，帮人还这么实诚，真是难得。这么忙来忙去的，大半天下来，三白已有了很好的口碑，哪个有了什么事情，就有人会说，问三白去。比总管三黑似还显得惹眼了。这其间，三白没再跟淑琴说一句话，对三黑也显得客气了许多，三黑分派什么事情，三白少了挑剔，多了赞成，中午吃饭时，三白还挨了三黑坐下，与三黑碰了三杯白酒。其他人见了，虽有些纳闷，却也随了他们融洽起来。良子有一

刻在厕所里碰上了三白，问他搞什么名堂，三白说，还不是为把这丧事圆满地办下来。良子说，那也不用跟三黑套近乎。三白望望良子，还没说出话来良子早提着裤子出了厕所。三白独自站在厕所里，忽然感到，也许良子才是真正的总管，他和三黑只不过是正在为良子跳来跳去罢了。他心虚地想起和淑琴的那回事，原只为了让淑琴在良子面前为他说句好话，因为他想去的厂子的厂长是与良子要好的高中同学。好话是说上了，厂子也去成了，淑琴却也动了真情，一直对他的不即不离又恨又怨的。他想，也许他的处境还不如当年的三黑，三黑好歹还有胆量挑生产队长的毛病，他呢，不要说厂长，连厂长的同学都要小心对待了。

虽是这么想，从厕所出来后他依然地跑前跑后忙里忙外的，只要有人喊一声“三白”，他就不由心头一振，立刻就去了。不断有叫“三白”的，他就不断地振奋、不断地忙碌着，自个儿也不知哪来的精神。到了下午，在场的许多人都穿上了孝衣，哪哪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连总管三黑都不得不穿上了，而三白这样外姓人倒是轻松，只在胳膊上多了条黑纱，既行动方便，又让人好识出，不像三黑，还须仔细看他的脸才能在穿孝衣的人堆里分辨出来。这样，三白就愈发地活跃着，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不需要的地方有时他也要过问过问，就像他是个总管似的。他却也不忘三黑，时而向他请示着什么，三黑也有找他商量什么的时候，两个人一时间客客气气，推动这丧事平安无事地一步步地进行着。

按村里风俗，丧事是要办三天的，第一天哭丧，第二天火化，第三天出葬。这第三天是最关键的一天，从家里到地

里，足足有二里长的路程，出葬的队伍就要在这二里路内过一过全村人的眼睛，从丧事说，有养兵两日、用兵一时的意思；从故去的人说，有辛苦一生、展示结果的意思。因此无论总管无论故去人的家人，都提了心，盼望这一天顺利地结束，结束了，人们纷纷地散去，心才可以彻底地放下了。

再说三黑，头一天对他来说，虽有不少堵心的事，先是不情愿的磕头，再是三白的挑剔，然后是小芝的哭闹，好歹他沉得住气，做出八风不动的样子，一件件事都自生自灭了。他努力忍耐着，准备着应付更大的麻烦，他想反正他是总管，多么大的麻烦还能压过总管么？他忽然感到，一个领导其实并不难做，有了位置就有了一半的力量，就像一棵风中的大树，根扎在那里，多么肆虐的风也难撼倒它的。但没想到，事情渐渐变得顺利起来，不要说大麻烦，连小麻烦都没有再发生，让他头疼的小芝被三白安排在做孝衣的房里，原以为三白要在小芝的事上做做文章的，谁知三白从小芝那里出来反对他客气了许多，虽处处地要逞强，但他三黑还至于跟一个逞强的毛孩子较真么。他便愈发地稳着自己，尽量地少说话，一说就是长辈的口气，与那窜来窜去的三白有意做着对比似的。果然，这样的总管当起来是既省心又有面子，不是太大的事，人们宁愿去问三白，能躲就躲了他了。三黑简直都有些感谢三白了，他想，躲是什么，躲就是怕，怕是由于威呀，要不是三白的对比，他的威从哪里来呢。

可是，三黑的内心深处仍有些隐隐作痛。他知道是由于良子娘丁桂珍的缘故，他想人都死了，疼痛的是什么呢？可是他又想，她死了，他也老了，一辈子就这样毁在她手里了，

不疼痛才怪。当然那些年他也没让她安生，那不能怪他，一切都是她自找的，不把她当回事，她非把自个儿当回事，当回事就要付当回事的代价。他一眼也没看了丁桂珍的遗容，揭开蒙单请他看时他将目光转向了别处，不知是怕是恨还是别的什么，第二天火化的时候，良子和淑琴扑在丁桂珍的身上，哭喊着不许放进炉里，十几个人拉都拉不开，有人要他到跟前劝劝，他却倚靠在几十米远的一棵树下，与那树相依为伴似的，寸步都没离开。

到了第三天，一切都仍顺利地进行着，几个壮小伙子由三白率领着挖好了坟墓；做菜的老张头正指挥着几个女人择菜做饭，午饭一过，送葬的队伍就要出发了；管账的年轻人也开始在结算两天来的进项、消费，只等送葬一结束，就向主人交清账目。三黑的工作，这时是要安排送葬队伍的线路，队伍人员的组成，哪个前哪个后，哪个步行哪个坐车，哪个花圈由哪个人来打等等。三黑一边忙碌着，心里没来由地有些不安。他也不知为什么要不安，好像一切太顺利了倒让他感到了别扭。他看到三白的脸上似也不那么平静，一双小眼睛骨碌碌这里转转那里转转的，也不知想的什么；小芝从做完孝衣后就一直陪淑琴守在灵前不停地说话，两人从前没见过什么交往，现在头挨头的，看上去竟如亲姐妹一般了；良子呢，将十几岁的儿子从淑琴身边拉到自己身边，一言不发地跪在那里，惟一的动作，就是将总要跑回淑琴身边的儿子一把拽回来。三黑想，良子这是害怕孤单呢，害怕孤单就说明他对三白并不是十二分地信任，而这精明如猴子的三白，若不为良子，也似放弃了我这对手，他忙来忙去的是为了什么

呢？

想是想，事情也同时在进行着，眼看开了午饭，饭菜上满了所有的桌子，人们围上去，大口小口地咀嚼着。丧事的饭菜不如喜事做得精细，不过是一碗大锅菜而已，但聚在一起吃饭总是香的，人们各自从家里来到这热闹的场所，每个人都有一份职责，阳光闪烁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为自己的职责理所当然地吃着。人们发现，只有三黑、三白和良子没有吃饭，他们愈加紧张地做着出葬的准备，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接近正午，他们这些人吃不下饭也在情理之中，人们觉得。

吃过午饭，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炮响，送葬的队伍三磕两拜的，终于走出了家门，门外街道两旁站满了乡亲，白花花的送葬队伍一片哭声。

三白走在队伍最前头的一侧，什么时候走快，什么时候走慢，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停哭，全由他说了算。这差事原本是总管的，由于三黑穿了孝衣，须走在队伍里面，便由三白替代了。良子就走在三白的旁边，由两个本家的男孩子搀扶着，已是哭成了泪人。三白最怕的就是磕头了，只要一磕下去，就要半天才能将良子拉起来。三白从没见过良子这样地伤心过，引得他眼圈都红了又红的，要不是有人搀扶着，他真担心良子会哭死过去。

良子是哭得伤恸，后面的淑琴和小芝则哭得热闹，她们的声音高过了一切哭声，那是带了哭腔的念唱。淑琴哭：我苦命的婆婆啊！小芝就哭：我苦命的嫂子啊！淑琴哭：你辛苦了一辈子啊！小芝就哭：你遭人欺了一辈子啊！淑琴哭：到死你也心不安啊！小芝就哭，李三黑他不得好死啊！淑琴哭：

婆婆睁开眼看看啊！小芝就哭，多少乡亲在为你哭啊！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此起彼伏，默契得就像排练过一样，从屋里哭到院里，又从院里哭到街上，把一街的人都吸引了，人们纷纷朝了哭声望，寻找着这发出哭声的女人。

这哭声三白自是也听见了，他回头望了望三黑那里，发现他阴沉了脸，脸上不见一滴泪痕。三白想，有时候女人的作用真是难以估量呢。

村里办丧事，通常是男人步行女人坐车的，从前是马车，现在已用上小客货了。走出家门一段路，三白就指挥队伍停下来，等女人们上了车再走。可就在这时候出了问题，原来等在街里的几辆客货，竟是不声不响地全撤走了！

没车就没法进行下去，村里办丧事向来没有过女人步行的先例。

三白不由地急道，谁让撤走的？哪个混蛋让撤走的？

三白说着，目光也就盯住了三黑，他想，除了三黑，这事还能有谁呢？他到底是装不下去了，他终于还是露出了阴损缺德的原形了！

三黑显然感到了三白的目光，隔了队伍的十几个人，他也不示弱地看着三白，那样子像在说，就是我让撤走的，看你如何收拾！

这时也早有人在三白耳边说，是三黑干的，他是冲着小芝和淑琴的哭来的。车刚刚开走。

三白果断地命令道，快去追回来，就说三黑说的不算数，他已经不是总管了！

三白的声音很大，有意让大家听见似的。

旁边的良子吃惊地问，怎么回事？

三白说，车的事是三黑干的，你还想让他当总管吗？

良子还没答话，后面的三黑先喊道，三白你算什么东西，当不当总管你说了算吗？

三白说，我没资格说，就让大家来说，偷偷摸摸搞得姑姑、婶婶、嫂嫂们没车坐，桂珍婶子就停在这儿出不了村，他这个总管还能不能当呀？

大家正纳闷车的事，听三白这么一说，一下子激愤起来，齐声喊，不能！不能！特别是女人们的喊声，简直就是要向三黑扑过来的样子。

三白看着激愤的人群，心里真是从未有过的舒坦，要不是丧事，他简直都想乐出来了。

三黑仿佛早做好了准备，他不动声色地站在白色人群之中，接纳着无数愤怒的目光。

车很快被追回来了，女人们坐上车，队伍再一次行进起来了。这一次的行进，哭声比刚才响了几倍，连三白这样的外姓人都随着哭起来了。

这一天的阳光格外地灿烂，送葬的队伍走出村子，走在绿色的菜田之中，远远地看去，一片低垂着的头，就像乖乖地接受着太阳的抚摸。

到了墓地，三白按着风俗做过了一项一项的仪式。一路的哭与颠簸，人们都有些疲累，让跪就跪，让起就起，让抓把土撒在坑里就撒在坑里，没出现任何的反常。三白派人关照小芝和淑琴，自己则注意三黑和良子，只要这几个人不出问题，一切就可顺利结束了。他觉得这样恰到好处，三黑自

个儿找的倒霉，说明也是老天的公正，若再出什么问题，就有些画蛇添足了。

还好，直到墓坑填起来，坟堆敛起来，除了良子由于悲恸有瞬间的昏迷外，其他一切还算正常。

正当三白吩咐队伍向回返时，谁也没有料到，沉默了一路的三黑忽然发出了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嚎，兽一般的，令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那声音像是：丁桂珍，嫂子，嫂子！丁桂珍啊！

随了声音就见三黑猛地向坟堆扑去，两手疯了似的向下扒着泥土，就敛起的坟堆顿时被抓得塌了下去。

人们停下来，傻傻地看着他，这个高高大大的三黑，现在是被一件孝衣遮住了大半个身子，头发是花白的，脸上沾满了泥土，脚上没穿袜子，鞋子已掉了一只，脚丫子丑陋地裸露出来。特别是他趴在坟上的扭曲的样子，已全然不是那个站着的不动声色的三黑了。

三白怔了一会儿，才忽然想起让人去拽他起来。可是，两个壮小伙子刚拽起他的胳膊，就被他一手一个地推倒了。接着又上来两个，四个人竟也没能拽动他。

小芝和淑琴这时也看傻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三白正不知所措，良子忽然对那几个小伙子说道，算了算了，由他去吧。

良子虚弱而平静的声音起了很好的缓解的作用，人们想，是啊，一个活人面对一个死人又能怎样呢，良子说得对，由他去吧。

三白开始带领人们走出墓地，向了村子走去。

墓地里只剩了个三黑，趴在坟上，哭啊喊啊扒啊，像是真的疯了。

与三黑为伴的，只有金灿灿的暖融融的阳光。